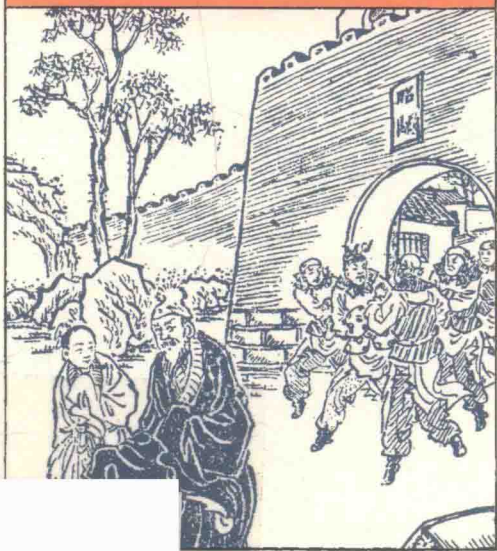


春秋战国故事十六则

过昭关

周室东迁
弦高犒军
晋文公火烧绵山
羊角哀舍命全交
过昭关
鱼肠剑
申包胥借兵
卧薪尝胆
豫让击衣报襄子
西门豹乔送河伯妇
马陵道
苏秦相六国
火牛阵
蔺相如两屈秦王
信陵君窃符救赵
荆轲刺秦王

国
韵
故
事
汇



上海图书馆 编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国
韵
故
事
汇

过昭关

春秋战国故事十六则

上海图书馆 编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,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过昭关:春秋战国故事十六则/上海图书馆编.

—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7.12

(国韵故事汇)

ISBN 978-7-108-06153-9

I. ①过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历史故事-作品集-中国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79272 号

责任编辑 成 华 王婧娅

封面设计 刘 俊

责任印刷 黄雪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

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50 毫米×900 毫米 1/16 印张 13.5

字 数 117 千字

定 价 29.00 元

编者的话

本丛书原为上海图书馆所藏、于 20 世纪上半叶由大众书局刊行的“故事一百种”，其内容多选自《东周列国志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隋唐演义》《说岳全传》《英烈传》等经典作品，并结合民国时期的语言、见解、习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，既通俗易懂、妙趣横生，又留有一番古典韵味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语言的珍贵遗存。

初时，各则故事独成一册，畅销非常，重印达十数版之多。因各册页数较少，不易保存，今多已散佚，全国范围内，仅上海图书馆藏有较多品种。现将故事根据所述朝代重新整理分册，将竖排繁体转为横排简体，并修正了其中的漏字、错字、异体字，根据现代汉语语言规范对标点符号进行了统一处理。

为还原特定时代的故事面貌与语言韵味，编者仅就明显的语言错误做出修正，在保证文从字顺的基础上，尽可能遵照原文。书中所述历史人物与事件，或有与史实相出入处，也视为虚构文学作品予以保留，并未擅自修改。此外，还保留了原书中的全部插图，以飨读者。

目录

89	68	57	46	38	32	20	1
卧薪尝胆	申包胥借兵	鱼肠剑	过昭关	羊角哀舍命全交	晋文公火烧绵山	弦高犒军	周室东迁



196 183 171 158 144 128 122 108

荆轲刺秦王

信陵君窃符救赵

蔺相如两屈秦王

火牛阵

苏秦相六国

马陵道

西门豹乔送河伯妇

豫让击衣报襄子

周室东迁

话说，周朝自武王伐纣，即天子位，一直传到宣王。宣王崩后，其子宫涅登位，唤作幽王。这幽王性情暴戾，喜欢声色。大夫赵叔带进谏，幽王将赵叔带免官斥逐。后来又有个大夫褒珩，自褒城来，听说赵叔带被逐，急忙入朝进谏，幽王将珩囚于狱中。自此谏诤路绝，贤豪解体。

却说，一个卖桑木弓、箕草袋的男子，拾了个女孩，逃奔褒地，欲行抚养。因乏乳食，恰好有个名叫姒大的妻子，生女不育，就送些布匹之类，转乞此女过门，抚养成人，取名褒姒。论年纪虽则一十四岁，身材长成，倒像十六七岁及笄的模样，更兼目秀眉清，相貌生得很好。

一天，褒珩之子洪德偶然来到乡间，凑巧褒姒在门外汲水。洪德大惊道：“如此穷乡，乃有此等丽色！”因私计：“父亲囚于镐京狱中，三年尚未释放。若得此女贡献天子，可以赎父罪矣。”遂于邻舍访问姓名，归家告母





曰：“吾父以直谏忤主，非犯不赦之罪。今天子荒淫无道，购四方美色，以充后宫。有姒大之女，非常绝色，若多将金帛买来献上，此救父出狱之计也。”其母曰：“此计如果可行，何惜财帛？汝当速往！”洪德遂亲至姒家，与姒大讲就布帛三百匹，买得褒姒回家，好生看待，食以膏粱之味，饰以文绣之衣，教以礼数。携至镐京，先用金银打通虢公关节，求其转奏言：“臣珣自知罪当万死，珣子洪德，痛父死者不可复生，特访求美人，名曰褒姒，进上以赎父罪。万望吾王赦宥！”幽王闻奏，即宣褒姒上殿，拜舞已毕，幽王抬头观看，姿容态度，果然十分美丽，龙颜大喜——四方虽贡献有人，不及褒姒万分之一——遂不通知申后，留褒姒于别宫，降旨赦褒珣

出狱,复其官爵。从此,幽王与褒姒,立则并肩,饮则交杯,食则同器,无心去理国事,一连十日不朝。群臣伺候朝门者,皆不得望见颜色,莫不叹息而去,此乃幽王四年之事也。

幽王自从得了褒姒,居之琼台,约有三月,更不进申后之宫,早有人报知申后,如此如此。申后不胜其愤,忽一日引着宫娥径到琼台,正遇幽王与褒姒联膝而坐,并不起身迎接。申后忍气不过,便骂:“何方贱婢,到此浊乱宫闱!”幽王恐申后动手,将身挡于褒姒之前,代答曰:“此朕新取美人,未定位次,所以未曾朝见,不必发怒。”申后骂了一场,恨恨而去。褒姒问曰:“适来者何人?”幽王曰:“此王后也,汝明日可往谒之。”褒姒默然无言,至明日,仍不往朝正宫。

再说,申后在宫中忧闷不已,太子宜臼跪而问曰:“吾母贵为六宫之主,有何不乐?”申后曰:“汝父宠幸褒姒,全不顾妻妾之分,将来此婢得志,我母子无置足之处矣!”遂将褒姒不来朝见及不起身迎接之事,备细诉与太子,不觉泪下。





太子曰：“此事不难。明日乃朔日，父王必然视朝，吾母可着宫人往琼台采摘花朵，引那贱婢出台观看，待孩儿将她毒打一顿，以出吾母之气。使父王嗔怪，罪责在我，与母无干也。”申后曰：“吾儿不可造次，还须从容再商。”太子怀忿出宫。

次早幽王果然出朝，群臣贺朔，太子故意遣数十宫人往琼台之下，不问情由，将花朵乱摘。台中走出一群宫人拦住道：“此花乃万岁栽种，与褒娘娘不时赏玩，休得毁坏，得罪不小！”这边宫人道：“吾等奉东宫之令，要采花供奉正宫娘娘，谁敢拦阻？”彼此两下争嚷起来，惊动褒姒亲自出外观看，怒从心起，正要发作，不期太子突然而至，褒姒全不提防。那太子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，赶上一步，揪住乌云宝髻，大骂：“贱婢！你是何等之人，无名无位，也要妄称娘娘，眼底无人！今日也教你认得我！”攥着拳便打。才打得几拳，

众宫娥惧幽王见罪，一齐跪下叩首，高叫：“千岁求饶！万事须看王爷面上！”太子亦恐伤命，即时住手。褒姒含羞忍痛，回入台中，已知是太子替母亲出气，双行流泪。宫娥劝解曰：“娘娘不须悲泣，自有王爷做主。”话音未毕，幽王退朝，直入琼台，看见褒姒两鬓蓬松，眼流珠泪，问道：“爱卿何故今日还不梳妆？”褒姒扯住幽王袍袖，放声大哭，诉称：“太子引着宫人在台下摘花，贱妾又未曾得罪，太子一见贱妾，便加打骂。若非宫娥苦劝，性命难存！望乞我王做主！”说罢，呜呜咽咽，痛哭不已。那幽王心下倒也明白，谓褒姒曰：“汝不朝其母，以致如此。此乃王后所遣，非出太子之意，休得错怪了人。”褒姒曰：“太子为母报怨，其意不杀妾不止，妾一



身死不足惜，但自蒙爱幸，身怀六甲，已两月矣。妾之一命，即二命也！求王放妾出宫，保全母子二命。”幽王曰：“爱卿请将息，朕自有处分。”即日传旨道：“太子宜臼，好勇无礼，权发去申国，听申侯教训。东宫太傅、少傅等官，辅导无状，并行削职。”太子欲入宫诉明，幽王吩咐宫门：“不许通报。”只得驾车自往申国去讫。申后久不见太子进宫，着宫人询问，方知已贬去申国。孤掌难鸣，终日怨夫思子，含泪过日。

却说，褒姒怀孕十月满足，生下一子。幽王爱如珍宝，名曰伯服，遂有废嫡立庶之意。奈事无其因，难于启齿。虢石父揣知王意，遂与尹球商议，暗通褒姒，说：“太子既逐去外家，合当伯服为嗣！内有娘娘之言，外有我二人协力相扶，何愁事不成就？”褒姒大喜，笑言：“全仗二卿同心维持。若得伯服嗣位，天下当与二卿共之。”褒姒自此密遣心腹左右，日夜伺申后之短，宫门内外，俱置耳目，风吹草动，无不悉知。

再说，申后自独居无侣，终日流泪。有一年长宫人，知其心事，跪而奏曰：“娘娘既思想殿下，何不修书一封密寄申国，使殿下上表谢罪？若得感动万岁，召还东宫，母子相聚，岂不美哉？”申后曰：“此言固好，但恨无人传寄。”宫人曰：“妾母温媪，颇知医术，娘娘诈称有病，召媪入宫看脉。令带出此信使妾兄送去，万无一失。”申后依允，遂修起书信一通，内中大略言：“天子无道，宠信妖婢，使我母子分

离。今奴婢生子，其宠愈固。汝可上表佯认己罪：今已悔悟自新，愿父王宽赦。若天赐还朝，母子重逢，别作计较。”修书已毕，假称有病卧休，召温媼看脉。早有人报知褒姒，褒姒曰：“此必有传通消息之事，俟温媼出宫，搜检其身，便知端的。”

却说，温媼来到正宫，宫人先已说知如此如此。申后将佯为诊脉，遂于枕边取出书信，嘱咐：“星夜送至申国，不可迟误！”当下赐彩缯二端。温媼将那书信藏入怀中，手捧彩缯，洋洋出宫，被守门宫监盘住，问：“此缯从何而得？”媼曰：“老妾诊视后脉，此乃王后所赐也。”内监曰：“别有夹带否？”曰：“没有。”方欲放去，又有一人曰：“不搜检，何以知其有无乎？”遂牵媼手转来。媼东遮西闪，似有慌张之色。宫监心疑，越要搜检。一齐上前，扯裂衣襟，那书角便露将出来。早被宫监搜出申后这封书，即时连人押至琼台，来见褒姒。褒姒拆书观看，心中大怒，命：“将温媼锁禁空房，不许走漏消息。”却将彩缯二匹，手自剪扯，裂为寸寸。幽王进宫，见破缯破彩，问其来历。褒姒含泪而对曰：“妾不幸身入深宫，谬蒙宠爱，以致正宫妒忌，又不幸生子，取忌益深。今正宫寄书太子，书尾云‘别作计较’，必有谋妾母子性命之事，愿王为妾做主！”说罢，将书呈与幽王观看。幽王认得申后笔迹，问：“谁为通书之人？”褒姒曰：“现有温媼在此。”幽王即命：“牵出。”不由分说，拔剑挥为两段。

是夜，褒姒又在幽王前撒娇撒痴说：“贱妾母子性命，悬于太子之手。”幽王曰：“有朕做主，太子何能为耶？”褒姒曰：“吾王千秋万岁之后，少不得太子为君。今王后日夜在宫怨望咒诅，万一他母子当权，妾与伯服，死无葬身之地矣！”言罢呜呜咽咽，又啼哭起来。幽王曰：“吾欲废王后太子，立汝为正宫，伯服为东宫，只恐群臣不从，如之奈何？”褒姒曰：“臣听君，顺也；君听臣，逆也！吾王将此意晓谕大臣，只看公议如何？”幽王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是夜褒姒先遣心腹传言与虢尹二人，来朝预办对答。

次日，早朝礼毕，幽王宣公卿上殿，开言问曰：“王后嫉妒怨望，咒诅朕躬，难为天下之母，可以拘来问罪！”虢公父奏曰：“王后六宫之主，虽然有罪，不可拘问。如果德不称位，但当传旨废之，另择贤德，母仪天下，实为万世之福。”尹球奏曰：“臣闻褒姒德性贞静，堪主中宫。”幽王曰：“太子在申，若废申后，如太子何？”虢石父奏曰：“臣闻：‘母以子贵，子以母贵。’今太子避罪居申，温清之礼久废，况既废其母，焉用其子？臣等愿扶伯服为东宫，社稷幸甚。”幽王大喜——传旨将申后退入冷宫，废太子宜臼为庶人；立褒姒为后，伯服为太子。如有进谏者，即系宜臼之党，治以重罪。此乃幽王九年之事。

两班文武，心怀不平，知幽王主意已决，徒取杀身之祸，无益于事，尽皆缄口。太史伯阳父叹曰：“三纲已绝。周亡可立

而待矣！”即日告老去位，群臣弃职归田者甚众。朝中唯尹球、虢石父、祭公一班佞臣在侧。幽王朝夕与褒姒在宫作乐。

褒姒虽篡位正宫，有专席之宠，从未开颜一笑。幽王欲取其欢，召乐工鸣钟击鼓，品竹弹丝，宫人歌舞进觞，褒姒全无悦色。幽王问曰：“爱卿恶闻音乐，所爱何事？”褒姒曰：“妾无所爱也。曾记昔日手裂彩缯，其声爽然可听。”幽王曰：“既喜闻缯裂之声，何不早言？”即命司库日进彩缯百匹，使宫娥有力者裂之，以悦褒姒。

可怪褒姒虽好裂缯，依旧不见笑脸。幽王问曰：“卿何故不笑？”褒姒答曰：“妾生平不笑。”幽王曰：“朕必欲卿一开笑口。”遂出令：“不拘宫内宫外，有能致褒后一笑者，赏赐千金。”虢石父献计曰：“先王昔年因西戎强盛，恐彼入寇，乃于骊山之下，置烟墩二十余所，又置大鼓数十架。但有贼寇，放起狼烟，直冲霄汉，附近诸侯，发兵相救。又鸣起大鼓，催趲前来。今数年以来，天下太平，烽火皆熄，吾主若要王后启齿，必须同后游玩骊山，夜举烽烟。诸侯援兵必至，至而无寇，王后必笑无疑矣。”幽王曰：“此计甚善。”乃同褒后并驾往骊山游玩，至晚设宴骊宫，传令：“举烽。”时郑伯友正在朝中，其时以司徒为前导，闻命大惊，急趋至骊宫奏曰：“烟墩者，先王所设以备缓急，所以取信于诸侯。今无故举烽，是戏诸侯也。异日，倘有意外，即时举烽，诸侯必不信矣。将何物征兵以救急哉？”幽王怒曰：“今天下太平，何事征兵？

朕今与王后出游骊宫，无可消遣，聊与诸侯为戏。他日有事，与卿无涉。”遂不听郑伯之谏，大举烽火，又擂起大鼓，鼓声如雷，火光烛天。畿内诸侯，疑镐京有变，一个个即时领兵点将，连夜赶至骊山。但闻楼阁中管籥之音，幽王与褒姒饮宴作乐，使人谢诸侯曰：“幸无外寇，不劳跋涉。”诸侯面面相觑，卷旗而回。褒姒在楼上，凭栏望见诸侯忙去忙回，并无一事，不觉拊掌大笑。幽王曰：“爱卿一笑，百媚俱生，此虢石父之力也！”遂以千金赏之。至今俗语相传“千金买笑”，盖本于此。

却说，申侯闻知幽王废申后立褒姒，上疏谏曰：“昔桀宠妹喜以亡夏，纣宠姐己以亡商。王今宠信褒姒，废嫡立庶，既乖夫妇之义，又伤父子之情。桀纣之事，又见于今；夏商之祸，不在异日！望吾王收回乱命，庶可免亡国之殃。”幽王览奏，拍案大怒曰：“此贼何敢乱言！”虢石父奏曰：“申侯见太子被逐，久怀怨恨，今闻后与太子俱废，意在谋叛，故敢如此。”幽王曰：“然则何以处之？”石父奏曰：“申侯本无他功，因后进爵。今后与太子俱废，申侯亦宜贬爵，仍旧为伯。发兵讨罪，庶无后患。”幽王准奏，下令削去申侯之爵，命石父为将，欲举伐申之兵。

话分两头。申侯进表之后，有人在镐京探信，闻知幽王命虢公为将，不日领兵伐申，星夜奔回，报知申侯。申侯大惊曰：“国小兵微，安能抵敌王师！”大夫吕章进曰：“天子无

道，废嫡立庶，忠良去位，万民皆怨，此孤立之势也。今西戎兵力方强，与申国接壤，主公速致书戎主，借兵向镐，以救王后，必要天子传位于旧太子。语云：‘先发制人。’机不可失。”申侯曰：“汝言甚当。”遂备下金缯一车，遣人赍书与犬戎借兵，许以破镐之日，府库金帛，任凭搬取。戎主曰：“中国天子失政，申侯国舅，召我以诛无道，扶立东宫，此我志也。”遂发戎兵一万五千，分为三队：右先锋李丁，左先锋满也速，戎主自将中军。枪刀塞路，旌旗蔽空。申侯亦起本国之兵相助，浩浩荡荡杀奔镐京而来，出其不意，将王城围绕三匝，水泄不通。幽王闻变，大惊曰：“机不密，祸先发。我兵未起，戎兵先动。将如之何？”虢石父奏曰：“吾王速遣人于骊山举起烽烟，诸侯救兵必至，内外夹攻，可取必胜。”幽王从其言，遣人举烽，诸侯之兵无片甲来者。盖因前被烽火所戏，是时又以为诈，所以皆不起兵也。

幽王见救兵不至，犬戎日夜攻城，谓石父曰：“贼势未知强弱，卿可试之。朕当派壮勇，以继其后。”虢公本非能战之将，只得勉强应命，率领兵车二百乘，开门杀出。申侯在阵上望见石父出城，指谓戎主曰：“此欺君误国之贼！不可走了。”戎主闻之曰：“谁为我擒之？”李丁曰：“小将愿往。”舞刀拍马，直取石父，斗不上十回合，石父被李丁一刀斩于车下。戎主与满也速一齐杀将前进，喊声大举，乱杀入城，逢屋放火，逢人举刀，连申侯也阻挡他不住，只得任其所为，城